金史/卷1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十五 ◄

金史
卷一百二十六　列傳第六十四 文藝下

► 卷一百二十七

文藝下 趙渢 周昂 王庭筠 劉昂 李經 劉從益 呂中孚+張建 李純甫 王郁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虛 王元節 孫國綱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子:元好問

列傳第六十四 文藝下 ○趙渢 周昂 王庭筠 劉昂 李經 劉從益 呂中孚+張建 李純甫 王郁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虛 王元節 孫國綱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子 元好問

趙渢

趙渢，字文孺，東平人。大定二十二年進士，仕至禮部郎中。性沖淡，學道有所得。尤工書，自號「黃山」。趙秉文雲：「渢之正書體兼顏、蘇，行草備諸家體，其超放又似楊凝式，當處蘇、黃伯仲間。」党懷英小篆，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，時人以渢配之，號曰「党趙」。有《黃山集》行於世。

周昂

周昂，字德卿，真定人。父伯祿字天錫，大定進士，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。昂年二十四擢第。調南和簿，有異政。遷良鄉令，入拜監察御史。路鐸以言事被斥，昂送以詩，語涉謗訕，坐停銓。久之，起為隆州都軍，以邊功複召為三司官。大安兵興，權行六部員外郎。

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，昂教之曰：「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，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，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。」又雲：「文章以意為主，以言語為役，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。今人往往驕其所役，至跋扈難制，甚者反役其主，雖極辭語之工，而豈文之正哉。」

昂孝友，喜名節，學術醇正，文筆高雅，諸儒皆師尊之。既曆台省，為人所擠，竟坐詩得罪，謫東海上十數年。始入翰林，言事愈切。出佐三司非所好，從宗室承裕軍。承裕失利，跳走上穀，眾欲徑歸，昂獨不從，城陷，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。嗣明字晦之。

王庭筠

王庭筠，字子端，遼東人。生未期，視書識十七字。七歲學詩，十一歲賦全題。稍長，涿郡王翛一見，期以國士。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。調恩州軍事判官，臨政即有聲。郡民鄒四者謀為不軌，事覺，逮捕千餘人，而鄒四竄匿不能得。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，庭筠以計獲鄒四，分別詿誤，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。再調館陶主簿。

明昌元年三月，章宗諭旨學士院曰：「王庭筠所試文，句太長，朕不喜此，亦恐四方效之。」又謂平章張汝霖曰：「王庭筠文藝頗佳，然語句不健，其人才高，亦不難改也。」四月，召庭筠試館職，中選。御史台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，不當以館閣處之，遂罷。乃卜居彰德，買田隆慮，讀書黃華山寺，因以自號。是年十二月，上因語及學士，歎其乏材，參政守貞曰：「王庭筠其人也。」三年，召為應奉翰林文字，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、名畫，遂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。

五年八月，上顧謂宰執曰：「應奉王庭筠，朕欲以詔誥委之，其人才亦豈易得。近党懷英作《長白山冊文》，殊不工。聞文士多妒庭筠者，不論其文，顧以行止為訾。大抵讀書人多口頰，或相黨。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，固無足怪。如唐牛僧孺、李德裕，宋司馬光、王安石，均為儒者，而互相排毀何耶。」遂遷庭筠為翰林修撰。

承安元年正月，坐趙秉文上書事，削一官，杖六十，解職，語在秉文傳。二年，降授鄭州防禦判官。四年，起為應奉翰林文字。泰和元年，複為翰林修撰，扈從秋山，應制賦詩三十餘首，上甚嘉之。明年，卒，年四十有七。上素知其貧，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，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。又以禦制詩賜其家，其引雲：「王遵古，朕之故人也。

乃子庭筠，複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，今茲雲亡，玉堂、東觀，無複斯人矣。」

庭筠儀觀秀偉，善談笑，外若簡貴，人初不敢與接。既見，和氣溢于顏間，殷勤慰藉如恐不及，少有可取極口稱道，他日雖百負不恨也。從游者如韓溫甫，路元亨、張進卿，李公度，其薦引者如趙秉文、馮璧、李純甫，皆一時名士，世以知人許之。為文能道所欲言，暮年詩律深嚴，七言長篇尤工險韻。有《蘗辨》十卷，文集四十卷。書法學米元章，與趙渢、趙秉文俱以名家，庭筠尤善山水墨竹雲。

子曼慶，亦能詩並書，仕至行省右司郎中，自號「淡遊」雲。

劉昂

劉昂，字之昂，興州人。大定十九年進士。曾、高而下七世登科。昂天資警悟，律賦自成一家，作詩得晚唐體，尤工絕句。李純甫《故人外傳》雲，昂早得仕，年三十三為尚書省掾，調平涼路轉運副使。時術士有言昂官止五品，昂不信。俄以母憂去職，連蹇十年，卜居洛陽，有終焉之志。有薦其才于章宗者，泰和初，自國子司業擢為左司郎中。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漏言除授事，為言者所劾，獄辭連昂。章宗震怒。一時聞人如史肅、李著、王宇、宗室從鬱皆譴逐之，鉉尋亦罷政。昂降上京留守判官，道卒，竟如術者之言。

李經

李經，字天英，錦州人。作詩極刻苦，喜出奇語，不蹈襲前人。李純甫見其詩曰：「真今世太白也。」由是名大震。再舉不第，拂衣去。南渡後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，士大夫識之曰：「此天英筆也。」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，後不知所終。

劉從益

劉從益，字雲卿，渾源人。其高祖捴，天會元年詞賦進士，子孫多由科第入仕。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，累官監察御史，坐與當路辨曲直，得罪去。久之，起為葉縣令，修學勵俗，有古良吏風。葉自兵興，戶減三之一，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，其歲入七萬石如故。從益請于大司農，為減一萬，民甚賴之，流亡歸者四千餘家。未幾，被召，百姓詣尚書省乞留，不聽。入授應奉翰林文字，逾月以疾卒，年四十四。葉人聞之，以端

午罷酒為位而哭，且立石頌德，以致哀思。

從益博學強記，精于經學。為文章長於詩，五言尤工，有《蓬門集》。

子祁字京叔。為太學生。甚有文名。值金末喪亂，作《歸潛志》以紀金事，修《金史》多採用焉。

呂中孚 張建

呂中孚，字信臣，冀州南宮人。張建字吉甫，蒲城人。皆有詩名。中孚有《清漳集》。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，召為宮教、應奉翰林文字。以老請致仕，章宗愛其純素，不欲令去，授同知華州防禦使，仍賜詩以寵之。自號「蘭泉」，有集行於世。

李純甫

李純甫，字之純，弘州襄陰人。祖安上，嘗魁西京進士。父采，卒於益都府治中。純甫幼穎悟異常，初業詞賦，及讀《左氏春秋》，大愛之，遂更為經義學。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。為文法莊周、列禦寇、左氏、《戰國策》，後進多宗之。又喜談兵，慨然有經世心。章宗南征，兩上疏策其勝負，上奇之，給送軍中，後多如所料。宰執愛其文，薦入翰林。及大元兵起，又上疏論時事，不報。宣宗遷汴，再入翰林。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，擢為左司都事，純甫審其必敗，以母老辭去。既而高琪誅，複入翰林，連知貢舉。正大末，坐取人逾新格，出倅坊州。未赴，改京兆府判官。卒於汴，年四十七。

純甫為人聰敏，少自負其材，謂功名可俯拾，作《矮柏賦》，以諸葛孔明、王景略自期。由小官上萬方書，援宋為證，甚切，當路者以迂闊見抑。中年，度其道不行，益縱酒自放，無仕進意。得官未成考，旋即歸隱。日與禪僧士子游，以文酒為事，嘯歌袒裼出禮法外，或飲數月不醒。人有酒見招，不擇貴賤必往，往輒醉，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。然晚年喜佛，力探其奧義。自類其文，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「內稿」，其餘應物文字為「外稿」。又解《楞嚴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。又有《中庸集解》、《鳴道集解》，號「中國心學、西方文教」。數十萬言，以故為名教所貶雲。

王郁

王郁，字飛伯，大興人。儀狀魁奇，目光如鵰。少居釣台，閉門讀書，不接人事。久之，為文法柳宗元，閎肆奇古，動輒數千言。歌詩俊逸，效李白。嘗作《王子小傳》以自敘。天興初元，汴京被圍，上書言事，不報。四月，圍稍解，挺身突出，為兵士所得。其將遇之甚厚，鬱經行無機防，為其下所忌，見殺。臨終，懷中出書曰：「是吾平生著述，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，王鬱死矣。」年三十餘。同時以詩鳴者，雷琯、侯冊、王元粹雲。

宋九嘉

宋九嘉，字飛卿，夏津人。為人剛直豪邁，少遊太學，有能賦聲。長從李純甫讀書，為文有奇氣，與雷淵、李經相伯仲。中至甯元年進士第。曆藍田、高陵、扶風、三水四縣令，咸以能稱。入為翰林應奉。正大中，以疾去。沒於癸巳之難。

龐鑄

龐鑄，字才卿，遼東人。少擢第，仕有聲。南渡後，為翰林待制，遷戶部侍郎。坐游貴戚家，出倅東平，改京兆路轉運使，卒。博學能文，工詩，造語奇健不凡，世多傳之。

李獻能

李獻能，字欽叔，河中人。先世有為金吾衛上將軍者，時號「李金吾家」。迨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，從兄獻卿、獻誠、從弟獻甫相繼擢第，故李氏有「四桂堂」。

獻能苦學博覽，于文尤長於四六。貞祐三年，特賜詞賦進士，廷試第一人，宏詞優等。授應奉翰林文字。在翰苑凡十年，出為鄜州觀察判官。用薦者複為應奉，俄遷修撰。正大末，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官。大元兵破河中，奔陝州，行省以郤瞿左右司郎中，值趙三三軍變遇害，年四十三。

獻能為人眇小而黑色，頗有髯。善談論，每敷說今古，聲鏗亮可聽。作詩有志于風雅，又刻意樂章。在翰院，應機敏捷號得體。趙秉文、李純甫嘗曰：「李獻能天生今世翰苑材。」故每薦之，不令出館。家故饒財，盡於貞祐之亂，在京師無以自資。其母素豪奢，厚於自奉，小不如意則必訶譴，人視之殆不堪憂，獻能處之自若也。時人以純孝

稱之。嘗謂人雲：「吾幼夢官至五品，壽不至五十。」後竟如其言。

王若虛

王若虛，字從之，槁城人也。幼穎悟，若夙昔在文字間者。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。調鄜州錄事，曆管城、門山二縣令，皆有惠政，秩滿，老幼攀送，數日乃得行。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，遷應奉翰林文字。奉使夏國，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，留為著作佐郎。正大初，《宣宗實錄》成，遷平涼府判官。未幾，召為左司諫，後轉延州刺史，入為直學士。

元興元年，哀宗走歸德。明年春，崔立變。群小附和，請為立建功德碑，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。時奕輩恃勢作威，人或少忤，則讒構立見屠滅。若虛自分必死，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：「今召我作碑，不從則死。作之則名節掃地，不若死之為愈。雖然，我姑以理諭之。」乃謂奕輩曰：「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？」奕輩怒曰：「丞相以京城降，活生靈百萬，非功德乎？」曰；「學士代王言，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？且丞相既以城降，則朝官皆出其門，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？」奕輩不能奪，乃召太學生劉祁、麻革輩赴省，好問、張信之喻以立碑事，曰：「眾議屬二君，且已白鄭王矣，二君其無讓。」祁等固辭而別。數日，促迫不已，祁即為草定，以付好問，好問意未愜，乃自為之。既成，以示若虛，乃共刪定數字，然止直敘其事而已。後兵入城，不果立也。

金亡，微服北歸鎮陽，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，至黃峴峰，憩萃美亭，顧謂同遊曰：「汨沒塵土中一生，不意晚年乃造仙府，誠得終老此山，志願畢矣。」乃令子忠先歸，遣子恕前行視夷險，因垂足坐大石上，良久瞑目而逝，年七十。所著文章號《慵夫集》若干卷、《滹南遺老》若干卷、傳於世。

王元節

王元節，字子元，弘州人也。祖山甫，遼戶部侍郎。父詡，海陵朝，左司員外郎。元節幼穎悟，雖家世貴顯，而從學甚謹。渾源劉祥愛其才俊，以女妻之，遂傳其賦學，登天德三年詞賦進士第。雅尚氣節，不能隨時俯仰，故仕不顯。及遷密州觀察判官，既罷，即逍遙鄉里，以詩酒自娛，號曰「遁齊」。年五十餘卒。有詩集行於世。

弟元德，亦第進士。有能名于時，終南京路提刑使。

孫國綱

孫國綱，字正之。業儒術，尤長吏事。為人端重樂易，或有忤者，略不與校，亦未嘗形於怒色。大安三年，試補尚書吏部掾，未幾，轉御史台令史。宣宗聞其材幹，興定三年特召為近侍，奉職承應，甚見寵遇，勒留凡三考，出為同知申州事。無何，召為筆硯直長，擢監察御史，秩滿，敕留再任，蓋知其材器故也。開興元年，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，與大元軍戰敗績，哀宗遣國綱乘上廄馬，徑詣河中問敗軍之由，還至中途，值大兵見殺，時年四十四。

麻九疇

麻九疇，字知幾，易州人。三歲識字。七歲能草書，作大字有及數尺者，一時目為神童。章宗召見，問：「汝入宮殿中，亦懼怯否？」對曰：「君臣，父子也。子甯懼父耶？」上大奇之。弱冠入太學，有文名。南渡後，寓居鄜、蔡間，入遂平西山，始以古學自力。博通《五經》，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為尤長。興定末，試開封府，詞賦第二，經義第一。再試南省，複然。聲譽大振，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。及廷試，以誤絀，士論惜之。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。正大初，門人王說、王采苓俱中第，上以其年幼，怪而問之。乃知嘗師九疇。平章政事侯摯、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，特賜盧亞榜進士第。以病，未拜官告歸。再授太常寺太祝，權博士，俄遷應奉翰林文字。九疇性資野逸，高蹇自便，與人交，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。自度終不能與世合，頃之，複謝病去。居鄜城，天興元年，大元兵入河南，挈家走確山，為兵士所得，驅至廣平，病死，年五十。

九疇初因經義學《易》，後喜邵堯夫《皇極書》，因學算數，又喜卜筮、射覆之術。晚更喜醫，與名醫張子和遊，盡傳其學，且為潤色其所著書。為文精密奇健，詩尤工致。後以避謗忌，持戒不作。明昌以來，稱神童者五人，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，劉滋、劉微、張漢臣後皆無稱，獨知幾能自樹立，耆舊如趙秉文，以征君目之而不名。

李汾

李汾，字長源，太原平晉人。為人尚氣，跌宕不羈。性褊躁，觸之輒怒，以是多為人所惡。喜讀史。工詩，雄健有法。避亂入關，京兆尹子容愛其材，招致門下。留二年

去，之涇州，竭左丞張行信，一見即以上客禮之。元光間，游大樑，舉進士不中，用薦為史館書寫。書寫，特抄書小史耳，凡編修官得日錄，纂述即定，以稿授書寫，書寫錄潔本呈翰長。汾既為之，殊不自聊。時趙秉文為學士，雷淵、李獻能皆在院，刊修之際，汾在旁正襟危坐，讀太史公、左丘明一篇，或數百言，音吐洪暢，旁若無人。既畢，顧四坐漫為一語雲「看」。秉筆諸人積不平，而雷、李尤切齒，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，然時論亦有不直雷、李者。尋罷入關。明年來京師，上書言時事，不合，去客唐、鄧間。恆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。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，頗謀自安，懼汾言論，欲除之。汾覺，遁泌陽，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，鎖養馬平，絕食而死，年未四十。

汾平生詩甚多，不自收集，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。

元德明

元德明，系出拓拔魏，太原秀容人。自幼嗜讀書，口不言世俗鄙事，樂易無畦畛，布衣蔬食處之自若，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。累舉不第，放浪山水間，餘酒賦詩以自適。年四十八卒。有《東岩集》三卷。子好問，最知名。

子 元好問

好問字裕之。七歲能詩。年十有四，從陵川郝晉卿學，不事舉業，淹貫經傳百家，六年而業成。下太行，渡大河，為《箕山》、《琴台》等詩。禮部趙秉文見之，以為近代無此作也。於是名震京師。中興定五年第，曆內鄉令。正大中，為南陽令。天興初，擢尚書省掾，頃之，除左司都事，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。金亡，不仕。

為文有繩尺，備眾體。其詩奇崛而絕雕劌，巧縝而謝綺麗。五言高古沈鬱。七言樂府不用古題，特出新意。歌謠慷慨，挾幽、并之氣。其長短句，揄揚新聲，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。兵後，故老皆盡，好問蔚為一代宗工，四方碑板銘志，盡趨其門。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、《杜詩學》一卷、《東坡詩雅》三卷、《錦機》一卷、《詩文自警》十卷。

晚年尤以著作自任，以金源氏有天下，典章法度幾及漢、唐，國亡史作，己所當任。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，乃言于張，願為撰述，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。好問曰：「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。」乃構亭於家，著述其上，因名曰「野史」。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，采摭所聞，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，至百余萬言。今所傳者有《中州集》

及《壬辰雜編》若干卷。年六十八卒。纂修《金史》，多本其所著雲。

贊曰：韓昉、吳激，楚材而晉用之，亦足為一代之文矣。蔡珪、馬定國之該博，胡礪、楊伯仁之敏贍，鄭子聃、麻九疇之英俊，王郁、宋九嘉之邁往。三李卓犖，純甫知道，汾任氣，獻能尤以純孝見稱。王庭筠、党懷英、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。王競、劉從益、王若虛之吏治，文不掩其所長。蔡松年在文藝中，爵位之最重者，道金人言利，興黨獄，殺田玨，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歟？事繼母有至行，其死家無餘貲，有足取雲。